

卷三十三

宋文帝下

明帝上

魏太武帝下

卷三十四

宋明帝下

齊高帝

魏獻文帝

南北朝

孝武帝

廢帝子業

文武帝

南北朝

廢帝昱

順帝

武帝上

孝文帝上

歷代通鑑纂要

卷三十三

之三十四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三十三

起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文魏太武帝太平真君

宋元嘉二十八年魏太平真君二十八年

宋主殺其弟義康



胡誕世之反也。江夏王義恭等奏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請徙義康廣州。宋主先遣使語之。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愛生。必為亂階。雖遠何益。請死於此。耻復屢遷。竟未及往。魏師在瓜步。人情恐懼。宋主慮不逞之人復奉義康為亂。太子劭及武陵王駿僕射何尚之屢啓宜

卯辛

早為之所。宋主乃殺之。

胡氏寅曰。伐魏之後。文帝有心。王玄謨逢之。文帝若引敗歸已。則當如諸葛武侯宣布所失。廣求規諫。若治首事者。猶當如漢武誅王恢以謝天下。今責躬之詔不聞。敗事之人不治。沈慶之之忠諫不賞。反致猜於義康。恐其生難。不亦悖乎。

魏復取碣磔

魏主攻盱眙。宋將軍臧質拒之。魏師退走。

魏人攻盱眙。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漉便與之。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填塹。作浮

橋於君山。絕水陸道。攻城凡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又勅彭城斷其歸路。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板。璞固辭。歸功於質。宋主聞。益嘉之。宋令民遭寇者蠲其稅調。

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掠不可勝計。丁壯者。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盤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魏之士馬死

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宋主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是以將帥赳赳。莫敢自決。又江南白丁。輕進易退。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詔降太尉義恭。為驃騎將軍。鎮軍將軍駿。為北中郎將。

宋以何尚之為尚書令。徐湛之為僕射。

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每事讓之。朝事悉歸

湛之。

魏太子晃卒。

魏太子晃監國。頗信任左右。營園田。收其利。高允

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謗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東宮儻又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願殿下斥去邪佞。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如此。休聲日至。謗議可除矣。不聽。太子為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晃惡之。給事中仇尼道盛。有寵於晃。與愛不協。愛恐為所糾。遂構其罪。

魏主怒。斬道盛於都街。東宮官屬多坐死。晃以憂卒。謚曰景穆。魏主徐知其無罪。悔之。

宋青冀刺史蕭斌。將軍王玄謨。以罪免。

坐退敗也。宋主問沈慶之曰。斌欲斬玄謨而卿止之。何也。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罪。自歸而死。將至逃散。故止之。

宋以王僧綽為侍中。

僧綽好學。有思理。練悉朝典。為吏部郎。諳悉人物。舉拔咸得其分。及為侍中。年二十九。沈深有局度。不才能高人。宋主以其年少。欲以後事託之。朝

政大小。皆與參焉。

宋元嘉二十九年。魏高宗文成帝濟興安元年。

魏中常侍宗愛弒其君肅。而立南安王余。

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宗愛懼誅。弒之。僕射蘭延和。足薛提等。祕不發喪。延和以濬冲幼。欲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以濬嫡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太子。而素惡翰。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矯皇后令。召延等。而使宦者持兵伏禁中。以次收縛。斬之。殺翰。立余。余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世祖在位二十九年。年四十五歲。

胡氏寅曰景穆之死。事起宗愛。魏主既悟其非。當即日受戮。乃遲回猶豫。其及也。不亦宜乎。

宋人侵魏

宋主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太子中庶子何偃。以為淮泗數州。瘡痍未復。不宜輕動。不從。遣蕭思話督張永等向碣磔。魯爽。魯秀。程天祚。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雍州刺史臧質。即所領趣潼關。沈慶之固諫。宋主不使行。既而宋攻碣磔。不克而退。雍州兵進至虎牢。亦還。宋太子劭。始與王濬。巫蠱事覺。赦不誅。

初潘淑妃生濬。元皇后恚恨而殂。淑妃專總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濬懼。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吳興巫嚴道育。自言能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主與劭濬信惑之。劭濬多過失。數為宋主所詰責。使道育祈請。號曰天師。後遂與道育。鸚鵡。及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為巫蠱。琢玉為宋主形像。埋於含章殿前。慶國白其事。宋主大驚。即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及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道育亡命。捕之不獲。宋主惋歎彌日。遣中使切責劭濬。劭濬惶懼陳

謝宋主雖怒甚。猶未忍罪也。

魏宗愛弒其君余。魏主濬立。討愛。誅之。

魏南安隱王余。自以違次而立。厚賜羣下。欲以收衆心。旬月之間。府藏虛竭。又好酣飲。及聲樂畋獵。不恤政事。宗愛為宰相。錄三省。總宿衛。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余以十月朔夜祭東廟。愛使小黃門賈周等。就弒而祕之。唯羽林郎中劉尼知之。勸愛立皇孫濬。愛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恐愛為變。密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乃與尚書

陸麗定謀。共立濬。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使尼麗迎濬於苑中。尼馳還東廟。大呼宗愛弒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還宮。衆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入奉皇孫即位。殺愛。周具五刑。夷三族。追尊景穆太子為皇帝。立乳母常氏為保太后。

魏以周忸為太尉。陸麗為司徒。杜元寶為司空。忸尋坐事。賜死。

宋元嘉三十魏興安二年

宋太子劭弒其君義隆。及其左衛率袁淑。僕射徐湛

之。尚書江湛而自立。以何尚之為司空。

嚴道育之亡命也。搜捕甚急。道育匿於東宮。又隨始興王濬至京口。濬入朝。復載還東宮。捕得其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宋主乃命京口送婢。須至檢覆。欲廢太子劭。賜濬死。先與王僧綽謀之。使尋漢魏典故。送徐湛之江湛。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南平王鑠。建平王宏。皆為宋主所愛。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立鑠。湛之欲立誕。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

表。取笑千載。宋主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愍。三思。且彭城即義康始亡。人將謂我

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宋主默然。江湛出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鑠自壽陽入朝。失旨。宋主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與湛之屏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既而以其謀告潘淑妃。妃以告濬。濬馳報劭。劭乃謀為逆。會嚴道育婢將至。劭詐為詔。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夜呼前中庶子

蕭斌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入宮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旦當行大事。望相與戮力。因起徧拜之。衆驚愕莫能對。久之淑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斌懼曰。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嘗患風。今疾動耳。劭愈怒。因眎淑曰。事當克否。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不為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繞床行至四更乃寢。明日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

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催之。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命殺之。門開而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以偽詔示門衛曰。受勅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齋閣。拔刀徑上合殿。宋主其夜與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衛兵尚未起。宋主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弑之。湛之驚起。兵人殺之。劭出坐東堂。江湛聞喧譟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劭遣兵殺之。左細仗主官名卜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

射劭幾中。劭黨擊之。斷臂而死。劭使人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數十人。濟在西川府。聞臺內喧譟。不知事之濟不。騷擾不知所為。俄而劭馳召。濟屏人問狀。即戎服乘馬而去。入見劭。劭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濟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劭詐以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入拘於內。并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即位。改元太初。即稱疾還永福省。不敢臨喪。以白刃自守。以蕭斌為僕射。以何尚之為司空。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為吏部尚書。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自己水來。咨受軍畧。典

籤董元嗣。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弒逆。沈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為用。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劭料檢文帝中箱。及江湛家書疏。得僧綽啓。收殺之。文帝在位三十年。年四十六歲。宋江州刺史武陵王駿。舉兵討劭。宋人立駿。劭及弟濟皆伏誅。

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殺武陵王駿。慶之求見駿。駿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駿。駿泣求入與母訣。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唯力是

視殿下何見疑之深。駿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駿戒嚴誓衆。以沈慶之領府司馬。柳元景。宗慤。朱脩之。皆為參佐。顏竣領錄事。總內外。以劉延孫為長史。行留府事。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雍州刺史臧質。皆不受勅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駿。駿至尋陽。命顏竣移檄四方。州郡響應。會稽太守隨王誕。將受勅命。參軍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驍銳之衆。唱大義於天下。其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凶逆。受其偽

寵乎。琛乃與正共入說誕。誕從之。劾自謂素習武事。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四月。柳元景統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溢口。駿發尋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劾疑舊臣不為己用。乃厚撫魯秀。王羅漢。悉以軍事委之。以蕭斌為謀主。殷冲掌文符。太尉司馬龐秀之。自石頭先衆南奔。人情由是大震。駿軍于鵲頭。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至江寧步上。使薛安都帥鐵騎耀兵於淮上。移書朝士。為陳逆順。降者相屬。駿自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佐。唯顏竣出入卧內。擁駿於膝。親視起居。

疾屢危篤。不任咨稟。竣皆專決。軍政之外。間以文
教書檄。應接遐邇。昏曉臨哭。若出一人。如是累旬。
自舟中甲士。亦不知駿之危疾也。柳元景潛至新
亭。依山為壘。劭使蕭斌等分統水陸精兵萬人。攻
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令軍中銜枚疾
戰。一聽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
陸受敵。意氣彌疆。麾下勇士。悉遣出鬪。劭兵垂克。
魯秀擊退鼓。劭衆遽止。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之。
劭衆大潰。僅以身免。魯秀南奔。駿至江寧。江夏王
義恭。單騎南奔。上表勸進。駿遂即位于新亭。封拜

義恭以下有差。劭緣淮樹柵自守。男丁既盡。召婦
女供役。魯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王羅漢即放
仗降。城中沸亂。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蕭斌令所
統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於軍門。諸軍遂
克臺城。張超之走至合殿御牀之所。為軍士所殺。
剗腸割心。諸將鬻其肉生噉之。劭曰。天地所不覆載。
副高禽執之。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
丈人何為見哭。質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時不見
傳國璽。問劭曰。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斬劭及四
子於牙下。濬帥左右南走。江夏王義恭斬之。及其

三子。劬濬父子首。並梟於大航。暴尸於市。汙瀦劬所居齋。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尸揚灰於江。殷冲。尹弘。王羅漢。及沈璞。皆伏誅。贈袁淑為太尉。謚忠憲公。徐湛之為司空。謚忠烈公。江湛為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簡公。王僧綽為金紫光祿大夫。謚簡侯。卜天與益州刺史。謚壯侯。與淑等四家。長給廩祿。

秋七月朔日食

宋主詔求直言。省細作。并上方彫文塗飾。貴戚競利。悉皆禁絕。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上疏以為三年

之喪。天下之達喪。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凡法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又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犢。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犢帶寶笥著衣也。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邪。且細作始并以為儉節。而市造華恠。即傳於民。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尚方令造一物。小民明已瞬睨。宮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靡之源。實先官閭。凡無世不有言。

事。無時不有下令。然升平不至。昏危相繼。何哉。設令之本非實。故也。書奏忤旨。自解去職。

宋主殺其弟南平王鏐

鏐素負才能。常輕宋主。宋主潛使人毒之。

宋世祖孝武帝駿孝建元魏興光元年

宋鑄孝建四銖錢

宋立子子業為太子

宋江州刺史臧質以南郡王義宣舉兵反。宋主遣兵討質。誅之。

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為一世英雄。太子

劭之亂。潛有異圖。以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劭既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帝方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政刑慶賞。一不咨稟。帝淫義宣諸女。義宣恨怒。質乃遣密信說義宣。義宣以豫州刺史魯爽有勇力。素與相結。至是密使人報之。及兖州刺史徐遺寶。期以今秋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飲醉。失義宣指。即日舉兵。竊造法服。遺寶亦勒兵向彭城。義宣聞爽已反。狼狽舉兵。與質俱表欲誅君側之惡。義宣兼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宋

主欲奉乘輿法物迎之。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柰何持此座與人。乃以柳元景。王玄謨。統諸將討之。進據梁山洲。於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三月。義宣移檄州郡。帥衆十萬發江津。舳舻數百里。至尋陽。以質為前鋒。爽亦引兵趣歷陽。與質水陸俱下。將軍沈靈賜將百舸破質前軍。質至梁山。夾陳兩岸。與官軍相拒。四月。以朱脩之為荊州刺史。遣將軍薛安都等戍歷陽。沈慶之濟江討爽。爽引兵退。慶之使安都帥輕騎追及。斬之。進克壽陽。徐遺寶走死。義宣至鵲頭。慶之送爽首示之。義宣與質由

是駭懼。宋主使元景進屯姑孰。質遣將攻陷梁山西壘。王玄謨使告急於元景。欲退還姑孰。元景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為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質請自攻東城。義宣乃遣劉湛之與質俱進。頓兵西岸。玄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衝陳陷之。斬湛之。質等大敗。義宣兵潰。單舸迸走。閉戶而泣。質不知所為。亦走。其衆皆降散。質逃於南湖。追斬其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義宣走向江陵。衆散。尋伏誅。

未乙

宋孝建二年魏
太安元年

丙申

宋孝建三年魏
太安二年

魏立貴人馮氏為后

宋以江夏王義恭為太宰

丁酉

宋大明三年魏
太安三年

魏以尉眷為太尉錄尚書事

戊戌

宋大明二年魏
太安四年

魏以高允為中書令

魏起太華殿。中書侍郎高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今建國已久。朝會宴息。臨望之所。皆已悉備。縱有脩廣。亦宜馴致。不可倉卒。今

計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期半年可畢。一夫不耕。或受之饑。况四萬人之勞費。可勝道乎。魏主納之。允好切諫。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屏人極論。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語或痛切。魏主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後善遇之。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而允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魏主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國家數十年。為益不少。不過為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時魏百官無祿。

允常使諸子樵採自給。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立。魏主即日至其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緼袍，厨中鹽菜而已。魏主歎息，賜以帛粟，拜其子悅為郡守。允固辭不許，帝重允，常呼為令公而不名。

宋以戴法興、戴明寶、巢尚之為中書舍人。

時宋主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巢尚之、人士之末，涉獵文史，亦為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徙，誅賞大慶分，宋主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雜事，多

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門外成市，家累千金。吏部尚書顧覲之獨不降意，侍中蔡興宗與覲之善，嫌其風節大峻，覲之曰：辛毗有言，孫劉孫資劉放俱魏明帝時用事權臣也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覲之常以為人稟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已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著定命論以釋之。

已

宋大明三年魏太安五年

宋竟陵王誕反廣陵，宋主遣兵討之，誕尋伏誅。竟陵王誕知宋主意忌之，亦潛為之備，因魏人入

寇修城浚隍。聚糧治仗。俄而事覺。宋主詔沈慶之將兵討誕。誕閉門自守。分遣書檄。邀結遠近。奉表投城外。數宋主罪惡。曰。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宋主大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皆親在建康者。誅死以千數。慮誕奔魏。使慶之斷其走路。誕棄城北走。慶之遣兵追之。誕衆皆不欲去。誕乃復還築壇。歃血以誓衆。時值久雨。慶之不得攻城。宋主令有司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慶之帥衆攻城。誕走。追及斬之。母妻皆自殺。宋主聞廣陵平。出宣陽門。勅左右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輦。宋主顧曰。

卿何獨不呼。興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宋主不悅。詔廣陵城中士民無大小悉命殺之。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女子為軍賞。猶殺三千餘口。

胡氏寅曰。討罪人者。戮其元惡則止矣。今以誕一人反叛而遷戮一城。不亦濫乎。

宋殺其東揚州刺史顏竣

宋主奢淫自恣。多所興造。竣以藩朝舊臣。數懇切諫爭。宋主浸不悅。竣疑宋主欲踈之。乃求出外。以占其意。宋主從之。竣始大懼。至是竣遭母憂。送喪

還都。宋主恩待猶厚。會王僧達得罪。疑竣譖之。陳竣前後怨望。誹謗之語。竣坐免官。竣懼上啓請命。宋主益怒。及誕反。遂誣竣通謀。賜死。妻子徙交州。復沈其男口於江。

胡氏寅曰。竣不足道也。然帝亦不仁之甚矣。方發潯陽屯梁州之時。危疾在身。兩軍交急。若非竣累旬謹密。應接無爽。豈不殆哉。乃因諫諍移怒。加之黨逆。既誅其身。又絕其後。於腹心尚爾。他臣何賴焉。此非人君之道也。

宋以沈慶之為司空。尋罷就第。

庚子

宋大明四年魏和乎元年

宋殺其廬陵內史周朗

朗言事切直。宋主銜之。使有司奏朗居母喪不如禮。傳送寧州。於道殺之。

胡氏寅曰。朗以直言自免。去職亦已七年。而武帝藏怒宿怨。竟不能容。蓋朗謂下令求言。其本非實。此最忤旨者。夫以直言求之。而以直言殺之。豈人君之道乎。

壬寅

宋大明六年魏和乎三年

宋殺其廣陵太守沈懷文

侍中沈懷文。素與顏竣周朗善。數以直諫忤旨。宋主謂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嘗出射雉。風雨驟至。懷文與王或。江智淵約相與諫。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或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言。宋主注弩作色。白。卿欲效顏竣耶。宋主每燕集。在坐者皆令沈醉。嘲謔無度。懷文素不飲。又不好戲朝。宋主謂故欲異已。出為廣陵太守。至是朝正。事畢當還。以女病求申期。為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懷文賣宅欲還東。上大怒。賜死。

宋大明七年魏
和平四年

宋以蔡興宗。蔡粲。為吏部尚書。

宋主好狎侮羣臣。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常

呼金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為老儻。僕射劉秀之為

老慳。侍中顏師伯為齷。魚寒切其餘短長肥瘦。皆

有稱目。又寵一崑崙奴。色黑而長也令以杖擊羣臣。惟

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媠。議曹郎王耽之曰。蔡豫

章興宗父廡為豫章守也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

私之日。未嘗相召。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

宋大修宮室

宋主為人機警勇決。記問博洽。文章華敏。又善騎

射而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孝武始作清暑殿。宋興無所增改。至是始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賞賜傾府藏。壞高祖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顛。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宋主曰。田舍公得此。已為過矣。

胡氏寅曰。武帝閨門無禮。奢欲敗度。視乃祖猶田叟。待諸弟若敵讎。戲侮公卿。而殺戮忠諫。無一善可稱。雖學問博洽。將何用也。

辰甲

宋大明八年魏
和平五年

宋主駿殂。太子子業立。

宋主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五歲。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十石罷還。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取之。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嘗憑几昏睡。至是殂。遺詔太宰義恭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尚書令。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始興公沈慶之參決。軍旅悉委慶之。尚書中事。委僕射顏師伯。外監所統。委領軍王玄謨。太子即位。年十六。蔡興宗奉璽綬。太子受之。傲惰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家國之禍。其在此乎。

宋以蔡興宗為新昌太守。王玄謨為南徐州刺史。

宋罷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蔡興宗於都
座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
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撤。山陵未遠。
而凡諸制度。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
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從。太宰義恭。
素畏戴法興。巢尚之等。雖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
由是政歸近習。法興等專制朝權。詔勅皆出其手。
興宗自以職管銓衡。每至上朝。輒為義恭陳登賢
進士之意。又歲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聞之。戰懼
無答。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興

宗於朝堂。謂義恭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
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
意義。恭法興皆惡之。左遷新昌太守。既而以其人
望。復留之建康。法興等惡王玄謨剛嚴。以為南徐
州刺史。

宋太后王氏殂

太后疾篤。使呼宋主子業。子業曰。病人間多鬼。那
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
兒。

乙巳

宋主子業景和元太宗明
或泰始元魏和平六年

魏主濬殂。太子弘立。

初世祖經營四方。國頗虛耗。重以內難。朝野楚楚。高宗嗣之。與時消息。靜以鎮之。懷集中外。民心復安。在位十四年。年十六歲。

魏車騎大將軍乙渾。殺司徒陸麗。

魏車騎大將軍乙渾專權。矯詔殺尚書楊保年等。于禁中。使司衛監穆多侯召平原王陸麗於代郡。多侯謂曰。渾有無君之心。今宮車晏駕。王德望素重。姦臣所忌。宜少淹留以觀之。朝廷安靜。然後入。未晚也。麗曰。安有聞君父之喪。慮患而不赴者乎。

即馳赴平城。渾所為多不法。麗數爭之。渾殺麗及多侯。而自為太尉。錄尚書事。又為丞相。位諸王上。事無大小。皆取決焉。既而謀反。伏誅。馮太后遂臨朝稱制。引中書令高允。侍郎高閭。將軍賈秀。共參大政。

宋主殺其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柳元景。僕射顏師伯。

子業幼而狷暴。及即位。始猶難太后。大臣及戴法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既殂。子業欲有所為。法興輒抑制之。不能平。所幸閹人華願兒。恣法興裁其賜。

與言於子業曰。道路皆言法興為真天子。官為贗天子。且官居深宮。與人物不接。法興與太宰顏柳共為一體。內外畏服。深恐此坐非復官有。子業遂賜法興死。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子業。立義恭。日夜聚謀而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又恨師伯專斷朝事。不與已參懷。乃發其事。子業遂自帥羽林兵殺義恭。并其四子。召元景。以兵隨之。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弟叔仁帥左右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并其子弟

諸姪。獲顏師伯於道。殺之。并其六子。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初子業在東宮。多過失。世祖欲廢之。而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顛盛稱太子之美。乃止。子業由是德之。以為吏部尚書。

宋主殺其弟新安王子鸞

新安王子鸞有寵於世祖。子業惡之。遣使賜死。又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發殷淑儀墓。又欲掘景寧陵。太史以為不利於子業。乃止。

宋義陽王昶出奔魏

昶為徐州刺史。素為世祖所惡。而民間每訛言昶

反。是歲尤甚。會昶遣使上表求朝。詰以反狀。使懼逃歸。子業因下詔討昶。內外戒嚴。自將兵度江。命沈慶之統諸軍。昶聚兵。移檄統內。皆不受命。昶知事不成。棄母妻。攜愛妾奔魏。昶頗涉學。能屬文。魏人重之。使尚公主。賜爵丹陽王。

宋主殺其寧朔將軍何邁

邁尚子業姑新蔡長公主。子業納公主於後宮。謂之謝貴嬪。詐言主薨。殺宮婢送邁第殯葬。邁素豪侈。多養死士。謀廢子業。立晉安王子勛。事泄見殺。宋主殺其太尉沈慶之。

初沈慶之既發顏柳之謀。遂自昵於子業。數盡言規諫。子業浸不悅。慶之懼禍。杜門不接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至蔡興宗所。興宗使謂曰。公閉門絕客。避悠悠請託者耳。興宗非有求於公者也。何為見拒。慶之使羨邀興宗。興宗往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懷危怖。指揮之日。誰不響應。如猶豫不斷。欲坐觀成敗。豈惟旦暮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慶之曰。僕誠知憂危。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以俟天命耳。加以老退私門。

兵力頓闕。雖欲為之。事亦無成。興宗曰。當今懷謀
思奮者。正求脫朝夕之死耳。若一人唱首。則俯仰
可定。聞車駕屢幸貴第。酣醉淹留。又聞屏左右獨
入閣內。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慶之曰。感君至言。
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忠以沒耳。及
子業誅。何邁。量慶之必入諫。先閉青溪諸橋。以絕
之。慶之果往。不得進而還。子業乃使沈攸之賜藥。
慶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揜殺之。

胡氏寅曰。人君恃崇高之勢。殺戮之威。兵甲之多。
宮闕之固。觸情縱欲。肆行不道。自謂如日在天。人

莫能害也。而不知商度。睥睨欲取之者。近處乎心
膂之間。肘腋之下。禍機一發。疾若迅雷。可不戒哉。
宋主幽其諸父。湘東王彧等於殿內。

子業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為患。皆拘於殿內。歐捶
陵曳。無復人理。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
祐。年長。尤惡之。以彧尤肥。謂之猪王。謂休仁為殺
王。休祐為賊王。東海王禕。性凡劣。謂之驢王。以木
槽盛食。裸彧內泥水中。使就槽食。前後欲殺。以十
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諛說之。故得推遷。少
府劉暉妻孕。臨月迎入後宮。俟生男。以為太子。彧

嘗忤旨。子業裸之。縛其手足。擔付太官。曰。今日屠猪。休仁笑曰。不若待皇太子生。殺取肝肺。子業乃釋之。及矇妻生子。名曰皇子。為之大赦。

宋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尋陽。

宋主子業。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數皆第三。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故惡之。因何邁之謀。使左右送藥。賜子勛死。子勛典籤謝道邁聞之。馳告長史鄧琬。琬遂稱子勛教。令所部戒嚴。子勛集僚佐。使主帥潘欣之。宣言諭之。參軍陶亮首請効死。前驅。眾皆奉旨。乃以亮為諮議中兵總統軍事。子業

使荊州錄送長史張悅至湓口。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以為司馬。旬日得五千人。移檄遠近。雍州刺史袁顛。即與參軍劉胡起兵。奉表勸子勛即大位。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帥軍馳下。并送軍糧。荊州行事孔道存。奉刺史臨海王子頊。都水使者孔璩。說會稽行事孔覲。奉太守尋陽王子芳。皆舉兵以應子勛。

宋主殺其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子業召諸妃主列於前。彊左右使辱之。南平王鏐妃江氏不從。子業怒。鞭妃一百。而殺其三子。

宋弒其君子業而立湘東王或

先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子業將南巡荆湘以厭之。欲先誅湘東王或。然後發。初子業既殺諸公。恐羣下謀已。以直閣將軍宗越沈攸之等有勇力。引為爪牙。賞賜充物。越等皆為盡力。子業恃之。益無所憚。恣為不道。中外騷然。宿衛之士。皆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為。湘東王或。主衣阮佃夫。及子業左右壽寂之。王敬則等。陰謀弒子業。先是子業遊華林園竹林堂。使宮人保相逐。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

曰。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子業於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於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子業出華林園。休仁休祐並從。或獨在秘書省不被召。益憂懼。時以南巡。宗越等並聽出外裝束。子業悉屏侍衛。與羣巫綵女射鬼於竹林堂。壽寂之等抽刀前弒之。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休仁就秘書省見或。即稱臣。引升御座。召見諸大臣。猶著烏帽。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凡事悉稱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數子業罪惡。命湘東王

纂承皇極。子業母弟豫章王子尚。頑悖有兄風。及會稽公主。皆賜死。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論功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封爵有差。以東海王禕為中書監太尉。晉安王子勛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休仁為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或即位。大赦。子業時昏制謬封。並皆刊削。子業在位一年。年十七歲。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三十三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三十四

起宋明帝泰始二年。魏獻文帝天安元年。至齊武帝永明元年。魏孝文帝太和七年。

宋文帝私天安元年。

宋遣建安王休仁討江州。晉安王子勛遂稱帝。尋克江州。殺子勛。

春正月。宋中外戒嚴。以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江州刺史王玄謨副之。以沈攸之為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鄧琬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於子勛。子勛遂即位。改元義嘉。以琬及袁顛為僕射。張悅為尚書。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

午丙

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義陽內史龐孟蚪。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皆舉兵應之。益州刺史蕭惠開。亦遣巴郡太守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於是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程天祚。皆附於子勛。四方貢討。皆歸尋陽。朝廷所保。唯丹陽淮南數郡。而東兵又已至永世。宮省危懼。宋主謀於羣臣。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人有異志。宜鎮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

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矣。願陛下勿憂。建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尋陽。琰初以家在建康。未許。後不得已而從之。宋主復謂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為之柰何。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然今商旅斷絕。而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之言耳。時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兖州刺史殷孝祖帥兵還建康。人情大安。乃假孝祖節督前鋒。遣向虎檻。分兵遣山陽王休祐討豫州。已

陵王休若討會稽。二月遣殿中御史吳喜將精兵克義興。劉延熙赴水死。御史王道隆攻拔晉陵。孔璪與王曇生。顧琛皆棄郡奔會稽。喜引兵向會稽。斬孔覲及操。送尋陽王子房至建康。貶松滋侯。三月。鄧琬遣萬人據赭圻。孝祖中流矢死。沈攸之代將擊尋陽軍。大破之。遂拔赭圻。鄧琬以軍久不決。乃以子勛之命。徵袁顛為都督。與宋臺軍相拒於濃湖。攸之進兵克江州。張悅斬琬。齎首詣休仁降。攸之斬子勛。傳首建康。琰及惠開。文秀道固相繼降。豫。益。青。冀。比。日。平。

宋以蔡興宗為僕射。褚淵為吏部尚書。

魏立郡學。

魏初立郡學。置博士助教生員。從高允之請也。

宋主殺其兄之子安陸王子綏等十三人。

宋主既誅子勛。又殺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建安王休仁。言於上曰。松滋侯兄弟尚在。非社稷計。宜早為之所。於是子房等十人皆賜死。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

宋徐州刺史薛安都。汝南太守常珍奇。叛降于魏。

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兗州畢衆敬。汝南太守常珍

竒。並遣使乞降于建康。宋主以南方已平。欲示威
淮北。命張永沈攸之。將兵五萬迎安都。蔡興宗曰。
安都歸順不虛。正須單使。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
懼。安都外據大鎮。密邇邊陲。地險兵彊。尤宜馴養。
如其外叛。招引北寇。將為朝廷肝食之憂。宋主不
從。謂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為何如。對
曰。安都狡猾有餘。以兵逼之。非國之利。亦不聽。安
都果懼而叛。常珍竒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自救。
宋立子昱為太子。
宋主無子。嘗以宮人陳氏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

還。生昱。又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內之宮中。生男則
殺其母。而使寵姬母之。

魏將軍尉元救彭城。入懸瓠。宋兗州刺史畢衆敬降
魏師。

魏取彭城

宋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魏尉元至。薛安都出
迎。

丁未

宋興泰元年

魏取宋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

宋張永等棄城夜走。會天大雪。士卒凍死太半。手

足斷者什七八。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死者以萬數。枕屍六十餘里。委棄資械不勝計。宋主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卿甚。永及攸之皆坐貶。還屯淮陰。宋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
裴氏子野曰。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百里。而能開誠布款。以致平定。既乃賈其餘勇。師出無名。而長淮以北。倏忽為戎矣。若以向之虛懷。不矜不代。則三叛奚為而起哉。
宋以素粲為僕射。

宋遣中領軍沈攸之擊彭城。將軍蕭道成鎮淮陰。宋主復遣沈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清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為不可。宋主怒。彊遣之。而使行徐州事。蕭道成鎮淮陰。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魏之入彭城也。垣崇祖將部曲犇朐山。道成以為戍主。垣榮祖亦自彭城犇朐山。遂依蕭道成於淮陰。劉僧嗣將部曲二千人居海島。道成亦召而撫之。

魏主始親政事

魏主李夫人生子宏。馮太后自撫養之。遂還政於

魏主。魏主始親國事。勤於為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汙。於是魏之牧守。始有以廉潔著聞者。

宋泰始四年魏興二年

宋以蕭道成為南兗州刺史

宋以阮佃夫為游擊將軍

先是中書侍郎舍人。皆用名流為之。太祖始用寒士。世祖猶雜用士庶。而巢戴遂用事。及宋主盡用左右細人。佃夫及中書舍人王道隆。散騎侍郎楊運長。並參預政事。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橫。納貨賂。作威福。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隸

皆不次除官。捉車人至中郎將。馬士至負外郎

宋泰始五年魏興三年

魏立三等輸租法。除其雜調

魏自天安以來。比歲旱饑。重以青徐用兵。山東之民。疲於賦役。魏主命因民貧富。分為三等。輸租之法。等為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他州。下輸本州。舊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罷之。民稍贍給。

宋主殺其兄廬江王禧

宋河東柳欣慰等謀反。欲立廬江王禧。禧帝兄。而帝輕之。以孝武謂之驢王。徙封廬江。禧銜之。遂與

酉巳

申戌

欣慰通謀。事覺。詔降禕車騎將軍。出鎮宣城。欣慰等伏誅。宋主又令有司奏禕忿懟有怨言。詔免官爵。遣使持節。逼令自殺。

宋泰始六年魏皇興四年

宋以王景文為僕射揚州刺史

宋主宮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王后以扇障面。上怒曰。外舍寒乞。今共為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而以此為笑乎。外舍之樂。雅異於此。上大怒。遣后起。后兄景文聞之。曰。后在家劣弱。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宋以南兗刺史蕭道成為黃門侍郎。尋復本任。道成在軍中久。民間或言其有異相。宋主疑之。徵為黃門侍郎。道成懼。不欲內遷。而無計得留。參軍荀伯玉教其遣數十騎入魏境。魏果遣遊騎行境上。道成以聞。宋主乃使道成復本任。

宋泰始七年魏高祖孝文帝拓跋宏延興元年

宋主殺其弟晉平王休祐。以巴陵王休若為南徐州刺史

初。宋主為諸王。寬和有令譽。獨為世祖所親。即位之初。義嘉之黨。多蒙寬宥。隨才引用。有如舊臣。及

亥辛

戌庚

晚年更猜虐。好鬼神。多忌諱。文書有禍敗凶喪疑似之言。應迴避者。數百千品。有犯必戮。左右忤意。往往剗削。淮泗用兵。府藏空竭。百官絕祿。而奢費過度。每造器用。必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至是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晉平王休祐。剛狠數忤旨。宋主積不能平。因其從出射雉。陰遣壽寂之等拉殺之。陽言落馬。贈葬如禮。既又忌寂之勇健。亦殺之。建康民間。訛言荊州當出天子。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貴相。宋主召為南徐刺史。休若憂懼。將佐亦謂還朝必不免禍。參軍王敬先曰。荊州帶

甲十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劍邸第。使臣妾飲泣而不敢葬乎。休若以白宋主而誅之。

宋主殺其弟建安王休仁

晉平刺王既死。休仁益不自安。宋主亦病。與楊運長等為身後之計。運長等又慮宋主晏駕。休仁秉政。已不得專權。彌贊成之。於是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孝武以誅鋤兄弟。子孫滅絕。今復為爾。宋祚其得久乎。宋主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

入。下詔稱休仁謀反。懼罪引決。降為始安縣王。聽其子伯融襲封。宋主與休仁素厚。雖殺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隣。必便款狎。艱難之中。勲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己。因流涕不自勝。

宋以袁粲為尚書令。褚淵為僕射。

初宋主在藩與褚淵相善。既即位。深委仗之。及寢疾。淵守吳郡。急召入見。宋主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着黃襪。切力賀耳。黃襪者。乳母服也。因與淵謀誅休仁。淵以為不可。宋主怒曰。卿癡人。不足與計。

事。淵懼而從命。

宋主殺其弟巴陵王休若。以桂陽王休範為江州刺史。
史

休若至京口。聞建安王死。益懼。宋主恐其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乃手書詔之。使赴七月七日宴。及至。賜死。而以桂陽王休範刺江州。時宋主諸弟俱盡。唯休範以人才凡劣不見忌。故得全。

沈氏約曰。太祖之於義康。以阿訓之微行。成滅親之大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太宗因易隙之情。據

已行之典。翦落洪枝。不待顧慮。既而幼主孤立。神器傾移。履霜堅冰。其所由來遠矣。

裴氏子野曰。太宗保字螟蛉。勦拉同氣。既迷在原。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然。宋德告終。非天廢也。

宋以蕭道成為散騎常侍

道成被徵。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多勸勿行。道成曰。諸卿殊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翦除諸弟。何預他人。今唯應速發。不且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既至。拜散騎常侍。

魏主弘傳位於太子宏。自稱太上皇帝

魏主在位七年。聰睿剛毅。而好黃老浮屠之學。常有遺世之心。以叔父京兆王子推。沈雅仁厚。欲禪以位。乃會公卿大議。皆莫敢言。子推兄任城王子雲對曰。陛下必欲遺棄塵務。則皇太子宜承正統。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若更授旁支。恐非先聖之意。啓姦亂之心。不可不慎也。太尉源賀。尚書陸叡。皆附子雲議。魏主怒變色。中書令高允曰。臣不敢多言。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魏主乃曰。然則立太子。羣公輔之。又曰。陸

殺直臣。必能保吾子。以為太保。與源賀持節奉璽
綬。傳位於太子宏。時宏生五年矣。有至性。前年魏
主病癰。親吮之。及是悲泣不自勝。魏主問其故。對
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宏即位。羣臣奏曰。漢高祖
稱皇帝而尊其父為太上皇。明不統天下也。今皇
帝幼冲。萬機大政。陛下猶宜總之。謹上尊號。曰。太
上皇帝。從之。

宋作湘宮寺

宋主以故第為湘宮寺。備極壯麗。新安太守巢尚
之罷還。宋主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

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
為。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
侍坐者皆失色。宋主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
容。

子士

宋泰豫元魏
延興二年

宋主或殂。太子昱立

宋主病篤。以桂陽王休範為司空。褚淵為護軍將
軍。劉劭為右僕射。與尚書令袁粲。荊州刺史蔡興
宗。郢州刺史沈攸之。並受顧命。淵素與蕭道成善
薦之。詔以為右衛將軍。共掌機事。宋主遂殂。在位

八年。年三十四歲。太子昱即位。生十年矣。繁等秉政。承奢侈之後。務弘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等用事。貨賂公行。不能禁也。

宋以沈攸之都督荆襄八州軍事

宋右將軍王道隆。以蔡興宗彊直。不欲使居上流。以為中書監。而以沈攸之代之。興宗辭不拜。道隆每詣興宗。躡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去。竟不呼坐。攸之自以材畧過人。陰畜異志。擇郢州士馬器仗。精者以自隨。舉措專恣。朝廷疑而憚之。宋以劉秉為僕射。

秉和弱。無幹能。以宗室清令。故素褚引之。

癸丑

宋主昱元徽元
魏延興三年

魏詔守令勸農事。除盜賊。

魏詔守令勸課農事。同部之內。貧富相通。家有兩牛。通借無者。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治二縣。即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治三縣。三年遷為郡守。郡守自二郡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

魏以孔乘為崇聖大夫

乘。孔子二十八世孫也。

臣等謹按褒錄聖裔。一以報垂世立教之功。一

以示作人重道之意。魏以夷狄之君而能此。其治國有足稱者。宜哉。

寅甲

宋元徽二年魏延興四年

宋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反。攻建康。右衛將軍蕭道成擊斬之。

休範自謂尊親莫二。應為宰輔。既不如志。怨憤頗甚。典籤許公與為之謀。主令收養勇力。繕治器械。朝廷陰為之備。以郢州居尋陽上流。欲使腹心居之。乃以晉熙王燮為刺史。而以王奐為長史行事。休範大怒。遂反。帥眾二萬。騎五百。發尋陽。朝廷惶

駭。蕭道成請頓新亭以當其鋒。時尚書令袁粲以母喪去職。聞難。扶曳入殿。內外戒嚴。道成遂出屯新亭。治壘未畢。休範前軍已至新林。捨舟步上。遣其將丁文豪別趣臺城。自以大眾攻道成。拒戰移時。外勢愈盛。眾皆失色。休範白服登城。校尉黃回。張敬兒謀詐降。取之。乃出城大呼稱降。休範信之。置於左右。回目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之。持首歸新亭。道成遣送詣臺。道逢南軍。送者棄首於水。挺身得達。唱云已平。而無以為驗。人莫之信。休範將士亦不之知。其將杜黑驪攻新亭甚急。會丁文豪

破臺軍。進至朱雀桁。黑驪遂乘勝度淮。黃門侍郎王蘊重傷而踣。或扶之以免。於是中外大震。褚淵弟澄為撫軍長史。開東府門納南軍。宮省惟擾。衆莫有鬪志。俄而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許公輿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道成登城謂曰。休範已就戮。我乃蕭平南也。即遣陳顯達等將兵入衛。袁粲慷慨謂諸將曰。今寇賊已逼。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付託。不能綏靖國家。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馬。將驅之。於是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黑驪。文豪皆斬之。進克東府。餘黨悉平。

宋以蕭道成為中領軍

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為四貴。魏罷門房之誅。

魏詔曰。下民兇戾。不顧親戚。一人為惡。殃及闔門。朕為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謀反大逆外叛。罪止其身。於是始罷門房之誅。魏太王勤於為治。賞罰嚴明。慎擇牧守。進廉退貪。諸曹疑事。舊多奏決。又口傳詔勅。或致矯擅。至是命事無大小。皆據律正名。不得為疑奏。合則制可。違則彈詰。盡用墨詔。由是事皆精審。尤重刑罰。大刑多令覆鞠。或囚繫

積年。羣臣頗以為言。太上曰。滯獄誠非善治。不猶愈於倉猝而濫乎。夫人幽居則思善。故智者以囚圉為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矜恕爾。由是因繫雖滯而所刑多得其宜。又以赦令長姦。故自延興以後。不復有赦。

宋以素粲為中書監。領司徒。褚淵為尚書令。劉秉為丹陽尹。

粲固辭求反居墓所。不許。淵以褚澄為吳郡司徒。長史蕭惠明言於朝曰。褚澄開門納賊。更為股肱大郡。王蘊力戰幾死。棄而不收。賞罰如此。何憂不

亂。淵甚慙。乃以蘊為湘州刺史。

宋主冠

初宋主昱在東宮時。喜怒乖節。太宗屢勅陳太妃痛捶之。及即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以制。自以李道見之子。故每微行。自稱李將軍。常着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穿。或夜宿客店。或晝卧道傍。排突廝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

宋元徽三年魏延興五年

宋以張敬兒都督雍梁二州軍事

敬兒請為雍州。蕭道成以其人位俱輕。不許。敬之曰。沈攸之在荊州。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制之。恐非公之利也。道成乃以敬兒鎮襄陽。攸之恐其襲已。陰為之備。敬兒既至。奉事攸之。甚至。攸之以為誠然。敬兒由是得其事迹。皆密白道成。

丙辰

宋元徽四年魏承明年

魏太后馮氏進毒弑其主弘。復稱制。以王叡為尚書令。

初魏尚書李敷弟奕得幸於馮太后。太上誅敷奕。馮太后由此怨太上。至是密行鴆毒。大赦改元復。

臨朝稱制。以馮熙為太師中書監。熙以外戚固辭。乃除洛州刺史。太后性聰察。知書計。曉政事。被服儉素。膳羞減於故事。什七八。而猜忍多權數。魏主宏性至孝。能承顏順志。事無大小。皆仰承焉。太后所幸宦者王琚符承祖等。皆依勢用事。官至僕射。爵為王公。賞賜巨萬。太卜令王叡得幸於太后。超遷尚書。祕書令李冲。雖以才進。亦由私寵。又外禮人望。東陽王丕。游明根等。每褒賞。輒以丕等參之。自以失行。畏人議已。羣下語言。小涉疑忌。輒殺之。寵臣小過。笞捶或至百餘。尋復待之如初。

宋加蕭道成左僕射劉秉中書令

宋順帝準昇明元魏太和元年

宋中領軍蕭道成弒其主昱而立安成王準。自為司空。錄尚書事。

建平王景素起兵京口。不克而死。宋主昱驕恣尤甚。無日不出。從者並執鋌矛。逢無免者。民間擾懼。行人殆絕。鍼推鑿鋸。不離左右。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等謀因其出執而廢之。事覺被殺。太后數訓戒昱。昱欲酖之未果。嘗直入領軍府。道成晝卧裸袒。昱令起立。畫腹為

的。引滿將射之。道成歛板曰。老臣無罪。乃更以髀箭射中其臍。投弓大笑。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終無全地。淵默然。越郡校尉王敬則潛自結於道成。道成命敬則陰結昱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使伺機便。至是昱乘露車與左右於臺岡賭跳。仍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偷狗飲酒醉還。玉夫萬年刎其首。奉伯袖之。稱勅開門。出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道成戎服乘馬而出。敬則等從入。宮殿中聞昱已死。咸稱萬歲。道

成以太后令召諸大臣入議。道成謂劉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秉未答。道成須髯盡張，目光如電。秉曰：「尚書衆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一委領軍。道成讓袁粲，粲不敢當。王敬則拔刀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令即位曰：「事須及熟。」道成正色呵之。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道成乃下議，迎立安成王。以太后令數呈罪惡，遣廢為蒼梧王。儀衛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粲至，乃入即位。時年十一。以道成為司空，錄尚書事。

驃騎大將軍。出鎮東府。劉秉為尚書令，袁粲鎮石頭。秉始謂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既而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素相憑附，秉粲閣手仰成矣。粲性冲靜，每有朝命，常固辭，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即日受命。是在位四年，年二十五歲。

宋荆襄都督沈攸之舉兵江陵討蕭道成

初沈攸之與蕭道成同直殿省，相善。至是以道成名位素出已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張敬兒與攸之司馬劉攘兵善，疑攸之將起事，密問攘兵攘

兵寄馬銜一隻。敬兒乃為之備。攸之勒兵移檄。遣使邀張敬兒。及諸州鎮同舉兵。敬兒斬其使。攸之遺道成書。以為少帝昏狂。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柰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移易朝舊。布置親黨。宮閣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字霍光孔明字諸葛亮遺訓。固如此乎。足下既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朝廷恐懼。初道成以世子贖行。郢州事。修治器械。以備攸之。及徵贖為左衛將軍。贖乃薦司馬柳世隆自代。攸之起兵。贖行至尋陽。奉晉熙王燮鎮湓口。道成聞之。喜曰。真我子也。

宋中書監袁粲。尚書令劉秉。謀誅蕭道成。不克而死。

湘州刺史王蘊。與沈攸之深相結。與袁粲劉秉密

謀誅道成。將軍黃回。卜伯興等。皆與通謀。道成初

聞攸之事起。往詣粲。粲辭不見。通直郎袁達。謂粲

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以主幼時艱。與桂陽事見元徽

二時不異。劫我入臺。何辭拒之。一朝同止。欲異得

乎。道成乃召褚淵。與之連席。每事共之。時劉韞為

領軍將軍。入直門下省。卜伯興為直閣。黃回等諸

將。皆出屯新亭。褚淵謂道成曰。西夏事必無成。公

當先備其內耳。粲謀既定。將以告淵。眾謂不可。粲

曰。淵與彼雖善。豈容大作同異。乃以謀告淵。淵即以告道成。道成遣軍主蘇烈。薛淵等。助粲守石頭。淵曰。不審公能保素公共為一家否。道成曰。所以遣卿。正為能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之憂耳。但努力。無多言。又以王敬則為直閣。與伯興共總禁兵。粲謀矯太后令。使韞。伯興。帥宿衛兵攻道成於朝堂。回等帥所領為應。劉秉等共赴石頭。本期夜發。秉惟擾不知所為。晡後即束裝盡室奔石頭。粲驚曰。何事遽來。今敗矣。道成聞之。使王敬則殺韞。及伯興。蘇烈等據倉城拒粲。王蘊聞秉走。歎曰。事

不成矣。道成遣戴僧靜。助烈等攻粲。秉踰城走。粲下城。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此。僧靜踰城獨進。最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百姓哀之。為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為素粲死。不作褚淵生。秉父子亦為追者所殺。黃回遂不敢發。粲簡淡平素。無經世材。身居劇任。不肯當事。物情不接。故及於敗。

宋以楊運長為宣城太守

楊運長出守宣城。於是太宗嬖臣。無在禁省者矣。

沈氏約曰。夫人君南面。九重與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闈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及覘歡愠。候慘舒。動中主情。舉無謬旨。人主謂其身卑位薄。權不得重。殊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效。勢傾天下。未之或悟。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憎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戮。寶祚夙傾。實由於此矣。

午戊

宋昇明二年魏

宋沈攸之軍潰走死。蕭道成自為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

攸之盡銳攻郢城。柳世隆乘間屢破之。攸之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及城久不拔。逃者稍多。攸之日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令軍中曰。軍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咸有異計。司馬劉攘兵射書入城請降。世隆納之。攘兵燒營而去。攸之軍遂大散。諸將皆走。功曹臧寅曰。幸其成而棄其敗。吾不忍為也。乃投水死。散軍更相聚結。可二

萬人隨攸之還江陵。張敬兒既斬攸之使者。即勒兵偵攸之下。遂襲江陵。誅其子孫。攸之將至。聞敬兒已據城。士卒皆散。乃縊而死。蕭道成還鎮東府。以其子贖為江州刺史。疑為中領軍。加道成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諸軍事。褚淵為中書監司空。吏部郎王儉。神彩淵曠。好學博聞。少有宰相之志。道成以為長史。待遇隆密。事皆委之。

宋禁公私奢侈

蕭道成以大明以來。公私奢侈。奏罷御府。省二尚方彫飾器玩。又奏禁民間華偽雜物。凡十七條。

宋蕭道成自為太傅。揚州牧。加殊禮。

蕭道成欲傾宋室。夜召長史謝朓。屏人與語。久之。朓無言。道成慮朓難捉。燭小兒取燭遣出。朓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王儉知其旨。他日請間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尺亦不可保。道成曰。卿言不無理。儉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絕禮羣后。微示變革。儉即唱議。加道成太傅。假黃鉞。道成謂所親任。選曰。褚

公不從柰何。選曰：彥回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異節，選能制之。淵果無違異，詔進道成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晁氏說之曰：自開闢以來，未有比肩近臣。一旦北面，稱翊贊佐命，以本朝輸入者，有之實自淵始。嗚呼！迹淵之所以忍耻而就此者，任選謂其惜身保妻子，而不知惜理保名節，此所以陷為千古之罪人也歟。

魏以高允為中書監

高允以老疾告歸鄉里，尋復以安車徵至平城，拜鎮軍大將軍、中書監，固辭不許。詔乘車入殿，朝賀不拜。

宋

宋昇明三齊太祖高帝蕭道成建元元魏太和三年是歲宋亡齊代

宋以謝朓為侍中

太傅道成以朓有重名，欲引參佐命，以為左長史。嘗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朓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身終北面，借使魏行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道成不悅，以朓為侍中，更以王儉為左長史。

宋蕭道成自為相國封齊公加九錫

以十郡為齊國官爵禮儀並倣天朝

齊以王儉為僕射

宋司空褚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故事求為齊官道成不許以王儉為僕射時年二十八

齊公道成進爵為王

增封十郡

齊王道成稱皇帝廢宋主為汝陰王徙之丹陽以褚淵為司空

宋主下詔禪位于齊而不肯臨軒王敬則勒兵入

迎太后懼自帥閹人索得之敬則啓譬令出宋主

收淚謂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

司馬家亦如此宋主泣而彈指曰願身後世世勿

復生天王家宮中皆哭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朓

在直當解璽綬陽為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官云

解璽綬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

詔懼使朓稱疾朓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

乃以王儉為侍中解璽綬禮畢宋主出就東邸光

祿大夫王琨在晉世已為郎中至是攀車慟哭曰

人以壽為權老臣以壽為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

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泣。司空褚淵等奉璽綬詣齊宮勸進。齊王即皇帝位。奉宋主為汝陰王。築宮丹陽。置兵守衛。裴顛上表數齊主過惡。掛冠徑去。齊主殺之。太子贍請殺謝朓。齊主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于家。齊主問為政於參軍劉瓛。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齊主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胡氏寅曰。自古有道之主少。不令之主多。不令者奢淫怠虐。與小人處。晏然不知前人之勤勞。謂己與子孫永保天祿也。而不自免其身多矣。身或幸免。不能保其子孫者。皆是也。及其亡也。願為匹夫

而不可得。豈不哀哉。是故人君必監觀古今。熟知往事。究得失廢興之源。治必法先王。道必先仁恕。衆建賢才。與之共守。而尤以教太子為急。至於宗室。亦莫不慎擇師友。輔以仁義。使各成其材。以壯維城之勢。已既無失德。後嗣有可付。則雖不能與天地長久。彼商之六百祀。周之三十世。或可冀矣。司馬氏光曰。晉室渡江以來。君弱臣強。禍亂相繼。

至於元興而桓氏篡位。高祖首唱大義。糾合同志。起於草萊之間。奮臂一呼。凶黨瓦解。奉迎乘輿。再造晉室。厥功已不細矣。既而治兵誓衆。經營四方。遂汎掃伊洛。修奉園陵。震驚旃裘之心。發舒華夏之氣。南國之盛。未有過於斯時者也。然區宇未一。蹂於天位。委棄秦雍。以資寇敵。使大功不成。惜哉。文帝勤於為治。子惠庶民。足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於江津。及其末路。狐疑不決。卒成子禍。豈非文有餘而武不足邪。夫以孝武之驕淫。明帝之猜忍。得保首

領以沒於牖下。幸矣。其何後之有。

齊主以其子疑為揚州刺史

齊主令羣臣言事

齊主命羣臣各言得失。淮南宣城太守劉善明請除宋氏大明泰始以來苛政。以崇簡易。給事黃門郎崔祖思言。陛下雖躬履節儉。而羣下猶習侈靡。宜褒進朝士之約素清修者。貶退其驕奢荒淫者。則風俗可移矣。負外散騎劉思效言。宋自大明以來。徵賦有加。而天府尤貧。小民殆無生意。而貴族富室。以侈麗相高。乃至山澤之民。不敢采食其水。

草。今宜一新王度。革正其失。齊主皆加褒賞。或付有司。詳擇所宜奏行之。尋詔二宮諸王。悉不得營立屯邸。封畧山湖。

魏罷候官

魏太安中。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及州鎮。或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過失。有司窮治。訊掠誣服。至是詔候官千數。重罪受賊不列。輕罪吹毛發舉。宜悉罷之。更置謹直者數百人。使防邏街術。執喧鬪者而已。自是吏民始安其業。

齊褚淵王儉等進爵有差

處士何點戲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其贊曰。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違恤國家。點尚之之孫也。淵儉母皆宋公主。故點云然。

齊主道成弒汝陰王滅其族

或走馬過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為亂者。奔入殺王。以疾聞。齊主賞之。遂殺宋宗室無少長皆死。劉澄之與褚淵善。淵為之固請。故遵考之族獨得免。齊立世子贖為太子。諸子皆封王。

魏遣梁郡王嘉奉丹陽王劉昶以伐齊

魏遣將奉昶伐齊。許昶以克復舊業。世昨江南稱。

藩于魏。魏師攻齊壽陽。不克而還。

庚申

齊建元二年魏太和四年

齊以蕭鸞為郢州刺史

西昌侯鸞。齊主兄道生之子也。早孤。齊主養之恩。過諸子。

齊制病囚診治之法

丹陽尹王僧虔。上言。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名為救疾。實行寃暴。愚謂囚病。必先刺郡。猶今移求

職司與醫對診。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治。從之。

齊以褚淵為司徒

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征虜功曹劉祥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索劉。安得免寒士。祥好文章。性剛踈。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以聞。徙廣州卒。太子宴朝臣。右衛率沈文季與淵語相失。文季怒曰。淵自謂忠臣。不知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太子笑曰。沈率醉矣。

辛酉

齊建元三年魏太和五年

魏沙門法秀作亂伏誅

法秀以妖術惑眾。謀作亂於平城。收掩擒之。加以籠頭鐵鎖。無故自解。魏人穿其頸骨。祝之曰。若果

戊壬

有神。當令穿肉不入。遂穿以徇。三日而死。所連及百餘人。皆以反法當族。尚書令王廞請誅首惡。宥其餘黨。太后從之。所免千餘人。

齊建元四年魏太和六年

齊主道成殂。太子贍立。

齊主召褚淵王儉。受遺詔。輔太子而殂。太子即位。高帝沈深有大量。博學能文。性清儉。主衣中有玉道。冠簪也。上曰。留此正長病源。即命擊碎。仍檢按有何異物。皆隨此例。每日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在位四年。年五十六歲。

齊以褚淵錄尚書事。王儉為尚書令。王奐為僕射。豫章王疑為太尉。

魏罷虎圈

魏主臨虎圈。詔曰。虎狼狂暴。捕之傷人。無益有損。其勿捕貢。

褚淵卒

淵卒。世子賁耻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讓其弟纂。屏居墓下終身。

癸亥

齊世祖武帝贍永明元魏太和七年

熒惑逆行入太微

齊有司請禳之。齊主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災若在我。禳之奚益。

魏秦州刺史于洛侯有罪伏誅

洛侯性殘酷。刑人或斷腕拔舌。分懸四體。州民皆反。有司劾之。魏主遣使至州。宣告吏民。然後斬之。齊州刺史韓麒麟為政尚寬。從事劉普慶說曰。公杖節方夏。而無所誅斬。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仁者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又何誅乎。若必斷斬。然後可以立威。當以卿應之。普慶慚懼而退。



聖人之道...

聖人之道...

聖人之道...

聖人之道...



